

本國學基
叢書謝

疊山集



舊

羅剛教授遺書

國學基本叢書

謝疊山集

謝枋得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原序

自古不二心之臣。甘心餓死而不悔者。於商得二人焉。曰伯夷、叔齊。於漢得一人焉。曰龔勝。并有宋謝先生、疊山而四焉。夷、齊世遠莫考。獨傳扣馬之諫。與采薇之歌。龔勝、漢藝文志亦無傳。然則孤忠大節。足以廉頑立懦者。并不必以文著也。而況先生忠義之發越。文章之超卓。又可法而可傳哉。先生登寶祐。聞進士對策。卽極攻董槐。校文江東。發策又歷詆似道。當是時。委質之初。架閣之微。非有兵革艱大之委。臺諫糾刺之權。天下事宜若可以謝其責者。而先生獨以天下爲己憂。憤權奸誤國。痛詆時政。至遭鵠秩。貶謫而不辭。豈非正直之操出於天性者乎。及宋社旣墟。乃扶老母。變姓名。逋播閩嶠。賣卜建陽。恍然梅福之於炎劉。淵明之於司馬也。觀其上程御史書曰。宋室孤臣。止欠一死。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其志亦可悲矣。至太夫人考終。先生久已得死所。彼魏參政者。尙以爲摩霄之鶴。可繫以樊籠耶。先生精於易數。以天時人事。決宋之亡於二十年之前。而驗於二十年之後。而先生之死。決於信州不守之時。而成於執拘投北之日。孔子之稱夷、齊也。曰求仁而得仁。如先生者。又曷愧哉。先生與文山爲同年進士。文山魁多士。先生亦爲二甲第一。卒之後。先殉節。科名爲有光矣。先生嘗著詩疏、易說、批點檀弓、唐詩、陸宣公奏議、文章軌範諸書。予恨不能盡得其原本。而闡揚之。而獨存其文集若干卷。皆高邁奇絕。忠義之氣。溢乎言表。後之覽者。能無興起於斯文。而歎不二心之臣。甘心餓死者。自商、周以來。合四人如出一轍。

謝疊山集 原序

哉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宋史本傳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爲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繫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卽棄去明年復出試教官中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未上吳潛一作趙葵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扞饒信撫科降錢米以給之枋得說鄧傅二社諸大家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暨兵退朝廷覈諸軍費幾至不免景定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摘似道政事爲問因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忠銜之上稿於似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妄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放歸德祐元年呂文煥導大元兵東下鄂黃蘄安慶九江凡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師夔爲鎮撫使使之行成且乞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使以沿江察訪使行文煥北歸不及而返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團湖坪矢盡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卻後軍繞出孝忠後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

中日麻衣躡履。東向而哭。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履而已。委以錢。悉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子弟論學。天下既定。遂居閩。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爲首。辭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召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丞相義之。不強也。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才。尙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才。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斷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懷懷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才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復有他志哉。終不行。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既而南歸。與枋得道時事曰。大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令母深入。特還歲幣。卽議和。無枉害生靈也。張晏然上書乞斂兵從和。上卽可之。兵交二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挈數百年宗社而降。因相與慟哭。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才爲急。欲薦枋得爲功。使其友趙孟達來言。枋得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髮推廣德意。反起銀冶害民。願以我輩飾奸耶。及見天祐。又傲岸不爲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強之而北。枋得卽日食蔬果。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疾。遷憫忠寺。見壁閒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

怒曰。吾欲死。汝乃欲吾生耶。擲之於地。終不食而死。伯父徽明以特奏恩爲富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大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二子君恩。君錫趨進抱父屍亦死。



謝疊山集目錄

卷之一

書

上程雪樓御史

上丞相留忠齋

與參政魏容齋

與李養吾

與建寧路母府判薦朱山長

與劉秀巖論詩

爲蔡文節公子孫免差科

薦寫神黃鑑堂

與菊圃陳尙書

啓

代賀宗臣正

謝宋亦山惠米

謝人惠紙衾

謝惠醋

卷之二

序

送史縣尹朝京

送方伯載歸三山

送黃六有歸三山

交信錄

重刊蘇文忠公詩

贈地理楊南川

記

寧庵記

東山書院記

圓峯道院祠堂記



宋辛稼軒先生墓記

墓銘

平山先生母制機墓銘

說

秋旦說

江仲龍字說

跋

鷺州書院記跋

大學解義跋

蕭冰崖詩卷跋

梅野起居啓補



謝疊山集卷之一

宋 謝枋得撰

書

上程雪樓御史書

十月朔日。丁憂人謝枋得稽顙再拜。奉書於雪樓御史中丞相公執事。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止欠一死。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大惡極。獲譴於天。天不勦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爲命。先妣於今年二月二十六日考終於正寢。某自今無意人閒事矣。禮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某幼讀此書。何知其苦。乃今身履之。而後痛楚不能禁。某三十一而入仕。五十一而休官。平生實歷不滿八月。俸祿無一毫歸家養親。已不可言孝矣。惟黽勉送死。或可以少贖前過。親喪在淺土。貧不能禮葬。苦塊餘息。心死形存。小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大元欲求至誠無僞。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之才。執事薦士凡三十。賤姓名亦玷其中。執事將隆旨。督郡縣以禮聘召。有願應詔者。以資幣厚遣。乘傳上京。弓旌招賢。輪帛迎士。此禮不見於天下久矣。豈非清明一盛事乎。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惜乎求異才而及某。非其人。非其人。貽笑於天下。取譏於後世。非大元夢卜求賢之初意也。揚善者順天。薦賢者報國。執事爲君謀亦忠矣。自燕京至上饒五千里。當執事薦士時。豈知某有母之喪。衰絰之服。不可入公門。草土

之御不可徹殿陛。姓名不祥者不可辱古靈薦稟也。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解官持服。在大元制典尤嚴。自伊尹傳說之後。三千年間。山林匹夫。辭煙霞而依日月者亦多矣。未聞有冒喪匿服而膺幣聘者。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爲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者。未之有也。爲人君不教人以孝。而能得人之忠者。亦未之有也。某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悖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爲不孝莫大焉。大元以道德仁義治天下。取士必忠孝。人有不葬其親而急於得君者。人心何在。天理何在。非聖君賢相所忍聞也。且夫至誠無僞。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三代而下。真足當此選者。惟諸葛孔明一人。孔明居隆中。執事生古郢。皆荆楚奇才也。孔明未遇時。立心制行。必有大過人者。襄陽耆舊能言之。此執事所熟聞。亦執事所願學。今天下果有人物彷彿孔明者乎。有斯人。應斯詔。固世道之福。亦儒道之幸。光嶽之氣久裂者未全。六經之道久微者未昌。置八紘羅六合以求才。老者怯而不可用。壯者狂而不可信。少者未成才而不可得。如取吉人善士。以和光同塵。當饋可無思。拊髀可無歎。野史記之曰。甚哉上下之相蒙也。此豈大元所樂哉。此豈執事所願哉。語曰。人苦不自知。某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況稍識詩書。頗知義理者乎。某之至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當執事薦士時。特不知某有母之喪耳。儻知之。必不以不祥姓名瀆旒冕。執事豈不聞前朝之事乎。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沒。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太學生叫闐闐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忠公元杰。上疏主正。

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泯滅。此嵩之所以壽終。吾宋之所以幸存三十年也。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文天祥起復爲帥。閻徐方直起復爲尙書。陳宜中起復爲宰相。劉黻起復爲執政。饒信斗笏穿窬之徒。鑽刺起復。不可勝數。三綱四維。一旦斷絕。此生靈所以爲肉爲血。宋之所以暴亡不可救也。豈非後車之明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孤大元求才之意。某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傳曰。爲人子。止於孝。爲人臣。止於忠。某不能爲忠臣。猶願爲孝子。又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執事能亮某之心。使某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與生我者等也。某家在弋陽。執事僑寓盱江。相望二百餘里。當徒跣以謝門牆。惟服色悽慘。不可以謁達官貴人。敢以書白於侍御者。語曰。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執事豈不聞某爲江南一愚直人乎。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可欺。某所以發露真情。而不暇文飾其辭者。亦恃執事必知己也。不肖某稽顙再拜。

上丞相留忠齋書

七月吉日。門生衰經謝枋得謹齋沐裁書百拜。託友人吳直夫獻於內相尙書大丞相國公忠齋先生鈞座。惟天下之仁人。能知天下之仁人。惟天下之義士。能知天下之義士。賢者相知多矣。能灼見三俊之心者。必聖人也。某自壬戌以後。小夫竿牘。不至門牆者二十七年。孰不以爲簡。先生曰。斯人也。非簡我也。必愛我也。今天下能知某之心者。孰有過於先生乎。事有當言而不言。則非所以待知己。某敢不避誅斥。

而僭言之。君子之所爲，必非衆人之所識。湯可就，桀亦可就。必道義如伊尹者能之，伯夷、柳下惠不能也。佛肸召可往，公山弗擾召可往，必聖神如孔子者能之。曾、顏、閔不能也。傳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先生之所能，某自知某必不能矣。大元本無滅宋之心，郝奉使將命來南，欲使南北百萬億蒼生同享太平之樂，至仁也。止此一念，自足以對越上帝。賈似道執國命十六年，欺君罔上，誤國殘民，其惡不可一二數。拘行人，負歲幣，滿朝無一人敢言其非，兵連禍結，亡在旦夕。滿朝無一人敢聲其罪，善類亦可自反矣。天怒於上，人怨於下，國滅主辱，理固宜然。天實爲之人，豈能救之哉。大元之禮三宮，亦可謂厚矣。大元保全亡國之臣，亦可謂有恩矣。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可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亦不可得矣。先生少年爲掄魁，晚年作宰相，功名富貴，亦可以酬素志矣。奔馳四千里，如大都拜見大元，豈爲一身計哉。將以問三宮起居，使天下後世知君臣之義不可廢也。先生此心，某知之。天地鬼神知之，十五廟祖宗之靈亦知之。衆人豈能盡知之乎。師友之相知，古今寧幾人哉。事有可効忠於朝者，某不可不言。先生亦不可不察。近觀路縣及道錄司備奉尙書省指揮，江浙行省參政管公將旨來南，根尋好人，根尋不虧面皮正當底人，此令一下，人皆笑之，何也。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謂江南有好人有正當人者，皆欺大元也。何以言之。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懍懍無所容，急以繼滅興，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則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殷之位號必不奪。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爲上公也。多士多方，依然不忘舊君者三十年，成

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氣。曰。商王士曰。有殷多士。曰。殷逋播臣。未敢以我周臣民例視之。太平君相待亡國臣民。何如此其厚也。豈非殷之舊國故都。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唐人哀六國之滅者。曰。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紘。爲秦宮人。至今讀者。猶惻楚。六國臣子。無一痛心刻骨。亦可謂無人矣。楚懷王不過一。至愚極闇之主耳。播棄忠直。信任姦邪。送死咸陽。無足哀者。楚人乃憐之。如悲其親戚。豈不曰。楚本無罪。不過弱而不能自立耳。楚滅矣。義陵一邑。惓惓於舊君者。惟一心。扶老攜幼。肥遯桃源。後六百年。兒孫尙不與外人相接。以秦皇帝之威靈。蒙恬、蒙毅之智勇。豈不能盡執楚人而拘之。天常民彝。不可泯滅。姑留此輩。以勸吾忠臣義士可也。豈非楚之舊國故都。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女真之破汴京也。劫二帝。據中原。土地人民。皆其有矣。黏罕多智人也。知地廣人稠。未易心服。一讀馬伸、秦檜議狀。爲之痛心變色。亟思一策處之耳。後南北戰者六七年。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宋之臣子。不敢置兩宮於度外也。今年遣使祈請。明年又遣使祈請。今年遣使問安。明年又遣使問安。一使死於前。一使繼於後。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耳。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諸君子切齒怒罵。終則二事皆符其言。行人洪忠宣拘留燕山。開門授徒。室燃敬其忠信誠懇。一日問之曰。天下何時可太平。忠宣曰。息兵養民。則太平。又曰。何如則可以息兵養民。忠宣讀孟子齊宣王問諸侯救燕一章以對。和聲朗誦曰。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又讀孟子樂天畏天一章曰。小國能畏天。大國能順天。室燃曰。善哉善哉。吾計決矣。曾幾何時。密授秦檜以江南稱藩國納歲幣之說。而息兵養民矣。女真

自丁未以後。安處中原。享國百有八年。而宋自戊午至甲午。儉安江南者九十七年。非秦檜之功。皆洪忠宣讀孟子勸室燃之力也。豈非江左臣子。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以某觀之。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求好人正當人於今日尤難。某江南一愚儒耳。自景定甲子。以虛言賈實禍。天下號爲風漢。先生之所知也。昔歲程御史將旨招賢。亦在物色中。旣披肝瀝膽以謝之矣。朋友自大都來。乃謂先生以賤姓名薦朝廷。過聽。遂煩旌招。某乃丙辰禮闈一老門生也。先生誤以忠實二字襲之。入仕二十一年。居官不滿八月。斷不敢枉道隨人。以辱大君子知人之明。今年六十三矣。學辟穀養氣已二十載。所欠惟一死耳。豈復有他志。自先生過舉之後。求得道高人者物色之。求好秀才者物色之。求藝術過人者物色之。奔走逃遁。不勝其苦。中書行省魏參政之言。勒令福建有官不仕人。呈文憑根腳者。又從而困辱之。此非先生之賜而何。然先生豈有心於害某哉。大抵朝廷一番求賢。不過爲南人貪酷吏開一番騙局。趁幾錠銀鈔。欺君誤國。莫大焉。今則道錄司備參政管公將隆旨根尋好人。不虧面皮正當人。又物色及某矣。某斷不可應聘者。其說有三。一曰。老母年九十三而終。殯在淺土。貧不能備禮。則不可大葬。妻子孳婢。以某連累死於獄者四人。寄殯叢冢十一年矣。旅魂飄飄。豈不懷歸。弟姪死國者五人。體魄不可不尋。游魂亦不可不招也。凡此數事。日夜關心。某有何面目見先生乎。此不可應聘者一也。二曰。有天下英主。必能容天下之介臣。微介臣不能彰英主之仁。微英主不能成介臣之義。某在德祐時。爲監司。爲帥臣。嘗握衆兵當一面矣。蒯通對高祖曰。彼時臣但知有齊王韓信。不知有陛下也。滕公說高祖曰。臣各爲其主。季布爲項羽將而

盡力。乃其職耳。項氏臣可得而盡誅耶。某自丙子以後。一解兵權。棄官遠遁。卽不曾降附。先生出入中書省。問之故府。宋朝文臣降附表。卽無某姓名。宋朝帥臣監司寄居官員降附狀。卽無某姓名。諸道路縣所申歸附人戶。卽無某姓名。如有一字降附。天地神祇必殛之。十五廟祖宗神靈必殛之。甲申歲。大元降詔。赦過宥罪。如有忠於所事者。八年罪犯。悉置不問。某亦在恩赦。放罪一人之數。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況羹藜含糲於大元之土地乎。大元之赦某屢矣。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旣爲大元之游民也。莊子曰。呼我爲馬者。應之以爲馬。呼我爲牛者。應之以爲牛。世之人有呼我爲宋。逋播臣者。亦可。呼我爲大元。游惰民者。亦可。呼我爲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爲元。之逸民者。亦可。爲輪爲彈。與化往來。蟲臂鼠肝。隨天付子。若貧戀官爵。昧於一行。縱大元仁恕。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面目見大元乎。此不可應聘者二也。某受太母之恩亦厚矣。諫不行。言不聽。而不去。猶願勉竭駑鈍。以報上也。太母輕信二三執政之謀。挈祖宗三百年土地人民。盡獻之大元。無一字與封疆之臣議。可否。君臣之義亦大削矣。三宮北遷。乃自大都寄帛書曰。吾已代監司帥臣具姓名歸附。宗廟尙可保全。生靈尙可救護。三尺童子。知其必無是事矣。不過給羣臣以罷兵耳。以宗社爲可存。以生靈爲可救。陽給臣民以歸附。此太母之爲人君。自盡爲君之仁也。知祖宗不可存。生靈不可救。不從太母以歸附。此某爲人臣。自盡爲臣之義也。語曰。君行令。臣行志。又曰。制命在君。制行在臣。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子嘗告我矣。君臣以義合者也。合則就不合。

則去。某前後彙奉太母詔書，並不回奏。惟有繳申二王，乞解兵權，盡納出身以來文字，生前致仕，削籍爲民，遜逃山林，如殷之逋播臣耳。聞太母上仙久矣，北向長號，恨不卽死，然不能寄一功德疏，如任元受故事。今日有何面目捧麥飯灑太母之陵乎？此不可應聘者三也。今朝廷欲根尋好人，不虧面皮，正當底人，某決不敢當此選。先生若以三十年老門生，不悖負師門爲念，特賜仁言，爲某陳情，使江浙行省參政管公願移關諸道路及道錄司，不得縱容南人貪酷吏多開騙局，脇取銀鈔，重傷國體，大失人心，俾某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報德，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先生亦可以察某之心矣。干冒鈞嚴，不勝恐懼戰慄之至。

與參政魏容齋書

九月吉日，前宋逋播臣大元游民謝某謹齋沐頓首致書於大參政公閣下。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逋臣，止欠一死，上天降才，其生也有日，其死也有時，某願一死全節久矣。所恨時未至耳。大元慈仁如天，不妄殺一忠臣義士，雖曰文天祥被奸民誣告而枉死，後來冤狀明白，奸民亦正典刑，其待亡國之逋臣，可謂厚矣。某雖至愚極闇，豈不知恩，所以寧爲民不爲官者，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天地閒常道也。有伊尹之道，有伊尹之志，則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若伯夷、柳下惠，則自知不能爲伊尹，決不敢學伊尹矣。自丙戌程御史號雪樓將隆旨宣喚之後，今第五次蒙大元以禮招徠，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成湯。

下有隨、光，上有周武，下有夷、齊，某所以效虞人之死而不往，願學夷、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使天下萬世知大元之量，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能使謝某不失臣節，視死如歸也。茲蒙大參相公居管周先生道院，日夜勞動錄事司吏卒十餘人，及坊正屋主監守，豈不憂某之逃走耶？某是男兒，死卽死耳，不可爲不義屈，何必逃走？大參相公憂慮亦太勞耳。先民有言：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某茲蒙大參相公縲紲而到大都，以縗經見留忠齋諸公，且問諸公容一謝某，聽其爲大元閒民，於大元治道何損？殺一謝某，成其爲大宋死節，於大元治道何益？只恐前誤大宋，後誤大元，上帝監觀，必有報應。諸公自無面目立於天地閒。某母喪未葬，據禮經不可除服，只當縗經見公卿，凶服不可入公門。大元有命，當歷寫江南官吏貪酷，生靈愁苦之狀，作萬言書獻陛下，一聽進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某書中第一義也。某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卽不食烟火，今則并勺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龔勝同垂青史，可以愧天下萬世爲臣不忠者。茲蒙頒賜，仰見禮士之盛心。某聞之，食人之粟者，當分人之憂；衣人之衣者，當任人之勞；乘人之車者，當載人之難。某旣以死自處，度此生不能報答恩遇矣。義不敢拜受，所有鈞翰臺餽事件，盡交還來使回納。使帑外郎又傳鈞旨云：欲訪問某何事。某初志亦願效一得之愚，今則決不敢矣。魯有公父文伯死，其母敬姜不哭。室老曰：焉可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聖人也，再逐於魯，而此子不能從，今其死也，未聞有長者來，內人皆行哭失聲，閨中自殺者三。此子也，必於婦人厚而於長者薄也。吾所以不哭。君子曰：此言出於母之口，不害其爲賢母也。若出於婦人之口，則不免爲妒婦矣。言一

也。所居之位異，則人心變矣。某義不出仕者也。今雖忠謀奇計，則人必以爲妒婦矣。恐徒爲天下所笑，惟相度容之，干冒鈞嚴，不勝悚慄。

與李養吾書

某惟祖宗於舍選擢掄魁，視進士上之恩數尤渥。賜袍笏大成殿下，卽日受國子錄，升崇化堂，與兩司成衆學官序爵而坐，不待親民而入朝，固以執政宰相望之矣。後雖渝初意，失舊法，西澗七年給禮，亦未爲遲。執事坐鑑亭時，聲名赫赫震京師，諸老先生恨識面之晚，出場屋以程文示同舍，皆心降醉服，推讓爲第一。登名日，果巍然冠羣英。七年三優，如執左契，科目由人重，誰不以西澗芳躅期之。恬退六年，僅得一學官在外爲曹司掾，人皆曰：不才宰相，必不能容天下第一流人物。當以養吾進退去就覘之。陸宣公有言：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世之棄才。養吾不屈節受窮官於陳宜中，留夢炎、劉黻柄國之時，吾知天地祖宗之意已有所屬。宇宙大變，一世無全人。饒信持文之士，勇爲亂臣賊子者尤衆。少康逃匿，有仍氏者四十年。宣王逃匿，召公家者十有四年。夏周諸侯公卿大夫背叛者，不見於史策。是何三代忠臣之多也。養吾潔身全節於深山密林間，屹然如黃河之有砥柱。先儒謂：世有非常之變，天必豫出非常之人以擬之。吾於是有望矣。藝祖皇帝最重讀書人，天地折缺之餘，正望其整頓。人極傾顛之際，正望其扶持。在天之靈，想亦不能忘情也。子房不能存韓而歸漢，孔明不能興漢而保蜀，君子憐之。今日之事，視二子尤難。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取訕笑於腐儒俗吏，鄙夫庸人固宜。程嬰、杵臼、樂毅、申包胥，果何人哉。天地閒大事，決非

天地閒常人所能辦。使常人皆能辦大事。天亦不必產英雄矣。聖神乃可爲天下之主。古今未有絕道統之時。使君臣上下同一豺狼蛇豕之心。而可立國。秦始皇、隋文帝必不再世而亡矣。使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而終爲戎狄所滅。使君無桀、紂、幽、厲之惡。而一廢不復興。少康、宣王、東周、蜀漢之事。皆不可信矣。人力終有窮。天道終有定。壯老堅一節。終始持一心。吾獨於養吾有望。某嘗有言。人可回天地之心。天地不能奪人之心。大丈夫行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逆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生。志之所在。氣亦隨之。氣之所在。天地鬼神亦隨之。願養吾益自珍重。儒者常談。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正在我輩人承當。不可使天下後世謂程文之事。皆大言無當也。

與建寧路母府判薦朱山長書

知公度量足以翕受一世之人物。敢以士獻。朱文公之後。能世濟其美者亦罕矣。四方善類幾年長太息。某寓閩十三年。所交朋友能讀四書者儘多。求其明辨力行。真踐實履。果無愧文公四書之教者。惟泳道朱公沂一人。癸未年初識之。逆旅中。狀貌與文公無異。揖而問其姓字。則文公會孫也。聽其議論。覘其志趣。絕似西北人。無一點江南時文氣習。遂爲莫逆交。每歲或一相會。觀其論古今人物高下。國家興廢。善類仕止久速之故。埽盡華葉。獨存根株。使其老爲太平民。正謂胡瑗嘉祐真講官也。生不逢時。可爲浩歎。乙亥已前。侍從監司太守。以遺逸薦者衆矣。泳道皆不應聘。某問其故。則曰。吾家如侍郎在總領監。幾漕祕選。沂非不遇賢宰相。以文公之故。穹官膺仕。如取諸寄。終爲一俗吏。旣無補於世道。徒有忝於家聲。此

某所深愧也。所以用力文字，與郡國薦名，必由科舉奮身者，願一灑從祖從叔從兄之恥，使文公之道，取信於萬世也。天耶命耶，今何言哉。某聞而悲之，惟誦努力加殫飯，無事長相見兩句，以相勉。今在建安書院，與釋菜，願梅庵枉駕訪之，延至門下，與之談論，必有以契盛心者。若信其非江南時文氣習，則願以建安武夷書院山長，或提督官待之，亦扶持世道興起斯文第一義也。

與劉秀巖論詩書

詩道最大，與宇宙氣數相關。人之氣成聲，聲之精爲言，言已有音律，言而成文，尤其精者也。凡人一言，皆有吉凶，況詩乎。詩又文之精者也。某辛未年爲陳月泉序詩云：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仁而已矣。中國而不仁，何以異夷狄。理之變，氣亦隨之。近時文章似六朝詩，又在晚唐下。天地西北凝嚴之氣，其盛於東南乎。當時朋友皆笑之，言幸而中。此說有證。先人受教章泉先生趙公、淵泉先生韓公，皆中原文獻。說詩甚有道。凡人學詩，先將毛詩選精潔者五十篇爲祖。次選杜工部詩五言近體、七言古風、五言長篇、五言八句、四句、七言八句、四句八門類編成一集。只須百首。次於文選中選李陵、蘇武以下至建安、晉、宋五言古詩樂府編類成一集。次選陶淵明、韋蘇州、陳子昂、柳子厚四家詩，各類編成一集。次選黃山谷、陳后山兩家詩，各編類成一集。此二家乃本朝詩祖。次選韓文公、蘇東坡二家詩，共編成一集。如此揀選編類，到二千篇。詩人大家數盡在其中。又於洪邁編晚唐五百家、王荊公家次通選唐詩內揀七言四句唐律編類成一集。則盛唐晚唐七言四句之妙者皆無遺矣。人能如此用工，時一吟詠，不出三年，詩道可以橫行天

下。天下之言詩者，無敢縱矣。某舊日選毛詩、陶詩、韋詩、后山詩，爲劫火所焚。今欲編類，無借書之地。江仲龍有劉果齋火前杜詩頗存，某曾爲校正。今爲阮二道士所執矣。執事若有意，謾借李、杜、陶、韋、黃、陳、文選詩，隨得一種便發來，當爲揀擇，必有一得，可以備風騷壇下奔走之末。某今在書坊，借得庵宇甚清幽，秋冬無他往，尙可來聽教，有懷如海，當與握手精談也。

爲蔡文節公子孫免差科書

某等輒有愚慮之一得，仰裨教道之萬分。切惟賢者不得見，得見其象者可以崇之矣。古之人不得見，得見其似者可以續之矣。范文正公守嚴州，求嚴子陵之後，而免租稅，奉祠事者四家。黃子畊守台州，求謝上蔡之後，給以田宅者數人。余景詹守南劍，求楊龜山之後，賜以室廬，養以廩稍者十餘口，皆明時士大夫盛德事也。故家遺俗之昌微，豈特與郡政有相關，而斯文之興喪，世道之汙隆，君子亦相覘之。伏見先賢西山先生蔡文節公，學貫天人，道高百世，師事朱文公最久，文公敬之，無以異於二程之尊康節也。慶元學禁五十九人，惟文節受禍最慘，子孫最多賢人，以爲天道可信，厥子節齋、九峯二先生，守父訓，明師道，以德行文學爲東南師表，厥孫覺軒，以立言垂不朽。久軒先生文肅公，精忠大節，尊主庇民，使文公之道愈信於天下，士大夫能讀文公書者多矣，未有一門三世力扶道脈，如蔡氏者。家傳清白，恆產本不多，其曾孫希概、希仁，自至元十三年歸附後，遭貪酷轉運破其家，又奪其田，逃難江西，近方還里，田爲橫民冒佃者半，荒萊無人耕墾者半，路官撥入馬站戶，家有一物直錢，則鬻以養馬，今則無可鬻者矣，皆爲困

窮民鄉人之善者。大夫之賢者。見之莫不流涕。范文正之免租。黃子畊之給田宅。余景詹之賜室廬廩稍。不可望於今日矣。切見文公門人。能扶植道脈。如劉文簡公。黃文肅公之家。皆蒙宣慰使薦舉。省府褒表。應有田產。並免差科。其已站戶而破產者。並與分簡出站。與儒戶一例優卹。獨蔡文節公一門三世尊信師道。有功名教。尤在諸賢之右。特以子孫孤弱寒窶。不爲當路達官貴人所知。不得與劉文簡。黃文肅兩家同沾清朝仁厚之澤。豈非明世一闕事乎。況希仁等已係試中儒人。必蒙優卹。某等切聞師誨。見義必爲。庸敢合辭鳴號於大人君子之前。欲望台慈備詞申呈。建寧路總管府。福建道行尙書省府。乞賜指揮。劄下建寧路建陽縣。將蔡文節公家子孫充爲站戶而產去稅存者。特與分簡出站。照文公門人子孫及儒戶體例。除地稅商稅外。並免一應差科。於以扶持名教。興起人心。有關於三極之道甚大。豈特儒家有所勸獎。知所趨向而已哉。主張綱維。是在師道。干冒師尊。下情不勝俯伏俟命之至。

薦寫神黃鑑堂書

某聞諸吳履齋。其父吳正肅公題門榜曰。寬著胷襟行好事。大開庭戶納春風。履齋強爲善。有大庇天下寒士心。固無愧家學。出正肅之門。如徐意一者。好賢樂善。慈惠恢廓之風。猶有傳也。恃此有禱。黃鑑堂丹青不減。願愷之。閤立本。達官貴人多收之。其人淳樸有古意。不善干謁。藝愈精而愈窮。十三年來。中國之衣冠盡變。鑑堂鬻技不售。是亦宋人資章甫而適越也。寒餓之不卹。時時袖先朝知名士詩卷示僕。斬一辭。湔濯尾鬣。或可增價於唐肆。嗟乎。東門種瓜。南山射虎。塗人皆得以躑躅。豈能爲鑑堂先容哉。士窮易

爲德。斗升水亦可活涸轍。惟仁賢念之。

與菊圃陳尙書書

某揆時春到牡丹。風明日健。伏惟某官道隆德厚。天相人懷。台候動止。萬福。漢人一月不見黃叔度。鄙吝滿懷。某閒不至先生門下半年矣。天下誰能有一言半辭以雪玉我哉。某少日酷信書。謂患難夷狄。皆可行道。避世者小丈夫也。易居吾無才。諧世吾無術。茶然役役氛埃中。武夷訪九曲。龍虎訪仙巖。秦人之家計猶在。今而後知避世者非小丈夫也。日讀道家書。頗有益。不敢號於人曰。吾慕安期生。河上公。梅子真也。獨怪荀陳兩家父兄弟皆名賢。上關天象。下係人望。乃能免禍於漢魏之際。使生於今世。必以得道高人蒙紮維矣。不知當時何以能自全。願先生教之。某幼誦元公愛蓮說。至晉人愛菊則疑。何也。呂不韋以菊花爲季秋候。其說根於周訓。又根於夏時。三代聖人咸以此花爲上品。知味者不止一正則也。晉人特好人之所好耳。及觀文公書而信之。狄梁公孤蹇獨抗。勳德無可疑。周內史三字。文公不可爲賢者諱。晉處士於是不可及矣。晉人非愛菊也。愛花之隱逸者也。濂溪斯言。正爲陶靖節發也。忠獻老圃。靖節三徑。易地皆然。先生可謂善自爲謀矣。萬世宗師。非此時乎。兒曹讀離騷。突然問某曰。菊英無零落。露墜矣。可飲乎。小子惑焉。某得一說而解之曰。木蘭不常有。得蘭露之墜者。亦當飲之。秋菊不常有。得菊英之落者。亦當殮之。愛之至。敬之至也。吾於是重有感焉。賢者不得見。得見其象者。亦可嘉之矣。古之人不得見。得見其似者。亦可續之矣。良臣不得見。得見其文行。不失世守者。亦可盡力張之矣。某不才。先文簡扶世。

衛道之志不可泯也。先生之愛我也，不徒與其潔，直欲與其進，安知其意不在斯乎？此生得列乎衆芳，何敢忘滋蘭樹蕙之大造。天行有消息，易道無終窮，康節不云乎？苟有命世之才，民雖荒愚，三變而帝道可舉，何嘗曰天下不可爲。海濱大老，聞有善養老，則歸之，觀其所養者，必先觀其自養，先生之自養者厚矣。某何敢爲斯文致煩禱。三山紫翠，遠在煙靄，有無閒冠星佩霞窗雲閣霧者，盛德之家也。天上祥釐，何所不備。士而尊道，役於紫氣老仙者，非一人，儻無可使走也。願從庚桑楚之後，伏乞台照。

代賀宗臣正啓

恭審王春尊周人統用夏，宗臣垂法，一新正月之觀。同姓上封，獨載內陽之泰，受天靈貺，必世英賢，恭惟某官，仁意春生，道心日麗，天才俊逸，合吟紅藥於東風，佛性清高，獨愛青蓮之明月，風飄飄而遠引，麟振振而誰知，詩禮楚交，加意穆生之醴，英雄元德，留心康成之言，知學問之無窮，宜德業之可大，想見斯時之草木，未忘故國之山川，江曲新蒲，動野老行吟之志，宮前嫋柳，懷上皇攀折之恩，願消西北之巖凝，廣布東南之溫厚，埽清颼霧，見舊日之官儀，充滿乾坤，賀今春之喜氣，某草心游子，花淚逋臣，嫋嫋秋風，思公子而遠望，萋萋春色，恨十孫之不歸，愧無存趙之思，空有依劉之幸，詩懷雲樹，清樽卽日而論文，夢繞煙花，紫禁何時而獻頌，後賀禮簡，前期心長。

謝宋亦山惠米啓

右某啓。伏蒙台慈饋白米十碩者，言念瓊糜精潔，豈無騷客之糗，玉粒馨香，乃拜仁人之賜，五升不糴，一

飯知恩切。以士必無求。始能全於素節。人言好施。豈盡出於誠心。餽之儻或無辭。受者不知何義。萬鍾雖富。焉能浼於孟軻。九百固多。不可辭於孔子。故簞食惡非其道。而壺飧可以得賢。伏念某。旅不齋糧。師非學稼。菊殮蘭糗。半生恥飫於肥甘。矛浙劍炊。十載備嘗於危苦。亦羨粟有餘之農父。甘爲飯不足之廣文。少慕沂公。何敢謀於溫飽。晚同無己。頗能忍於饑窮。豈無貸監河之書。終不寫魯公之帖。誰謂心腸之鐵石。尙憐氣味之金蘭。青精欲轉其好容。白粲忽驚於愁眼。儘堪負米。動慈母之歡顏。不畏絕糧。見門人之慍色。五斗無折腰之愧。三鍾可攘臂而游。雖免炊沙。終慙不穡。吾能報德。敢忘重施之秦輸。人或有言。何獨不辭於宋餽。恭惟某官。膏粱味義。菽粟飽仁。士待公秧。何止閔憂於苗長。民思我粒。必能變理而黍豐。爰命廩人。無飢客子。某敢不風歌授粲。雅詠裹糧。豪傑襟期。已見指困之義。功名志願。尙能倒廩而言。辭雖有窮。意則難盡。

謝人惠紙衾啓

平生眞實。不爲布被之欺。雅志孤高。亦有紙衾之惠。寢興之感。寤寐難忘。切以荃壁葯房。薄塵寰之帷帳。蓉裳蘭佩。笑濁世之綺羅。觀騷人之清修。乃志士之法則。獨無奇服。如此寢衣。服木質之氛埃。眞成玉楮。敷竹牀而瑩潔。無異瑤臺。近而南浦之名儒。遠而西川之耆俊。儉於奉己。銘以示人。某最厭黃綢之矜夸。未見青綾之華煖。雄心英氣。尙有寢獸皮之言。義膽忠肝。不聽泣牛衣之語。得此琪圃瓊林之物。稱其玉壺冰壑之懷。何須柳絮以鋪氈。恐有梅花之入夢。精神愈爽。思慮無涯。物外獨清。疑是臥袁安之雪。室中

生白。宛然宿杜老之雲。恭惟某人。睡不拋書。寢猶思學。喜留詩客。醒常攜枕。簞而游。靜聽鍾聲。臥不覺衣裳之冷。某共承珍貺。頗廣德心。因鐵衾而廣千閒。儻遂庇寒之志。得布袋而長萬丈。必無不煖之民。

謝惠醋啓

道心苦淡。自知吸醞之難。德意醇醲。乃有作酸之惠。香浮頰舌。感在衷肝。切以設醴雖微。庸見尊賢之意。饋漿亦未。可觀敬老之誠。物雖薄而用宏。禮若輕而義重。我聞周典。官有醯人。掌五齊之調和。合七菹而醞釀。上則登於王所。共者有嚴。下而賜及賓筵。禮之亦厚。使膳羞而無此。恐滋味之缺然。鹽必有梅。前聖之望良弼。鼻能吸醋。後賢以取相才。自非其物之可珍。何有斯人之善諭。伏念某言無可口。事不皺眉。靜觀世味之險。嗚。堪憐聚蚋。獨愛道真之嚙。嚼。又笑醯雞。渴飢不足以害心。飲饌何求於養體。猶未安於微分。爰有請於淡交。遂煩小奚。專致巨甕。乃烹雨韭。頓添春菜之光華。以漬冬萍。不厭朝齋之索漠。鄰何待乞。客亦可供。盡忘東野之酸。或止相如之渴。恭惟某官。滿懷蘊藉。落筆森嚴。行獨剛方。不效微生高之直。量兼容忍。真有范魯公之能。遂令寒窶之庖。頗知曲直之味。某嚙津佩德。流歆懷仁。願子和羹。當雨霖之重任。爲吾發覆。窺天地之大全。旣以心藏。不須言謝。

謝疊山集卷之二

序

送史縣尹朝京序

建陽號難治。秋苗不滿九千石。站戶不徵輸者過半。養新軍餘五百人。郵卒不與焉。邑當廣南、江浙諸道之要會。省官御史宣慰按察多行部。鄰郡守貳多假途。驛使將宸命來往。煩廩庖者無虛日。令尹迎必數十里外。遇霖霑積潦。瞻馬首倏至。跪拜泥淖馬糞中。移時不敢興。馬上人命之退。則退。客就館。用大牲。小則剖羊刺豕。折俎充庭。號曰獻茶飯。令拱手立堂下。三跪進酒上食。客露頂跣坐。必醉飽喜動顏色。無不滿意上馬去。送必數里外而歸。令尹對妻子舉酒相賀曰。吾知免矣。子事父。臣事君。不如是其嚴。甚於阜隸之奉主人翁也。爲令尹者勞矣哉。中原將家子史尹宰邑三年。以寬平和易爲政。不求赫赫名。民安之。但見其可狎。不見其可畏。余隱者耳。不聞理亂。初不知史君何如人也。癸未十月。政和民不靖。流毒千里。平民無辜而死者幾萬人。史君得龔遂對漢宣帝遺意。人以其爲賊盜。吾以其爲赤子。人方治亂絲而棼之。吾乃治亂繩而解之。不殺一人而定。會大赦。閩浙更生者何止百萬。赦未至而冤死者亦多矣。史稱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史君之後其昌乎。既受代。僦廬託妻子於此邑。亦以士民依依不忍相舍也。如京師謁吏部。求祿以養母。朋友載酒崇肉而餞之者五十人。前期各賦詩。余聞而出山謁之。一見如舊識。因道前朝四

十年遺事。宰相之仁鄙。將帥之知愚。軍民之苦樂。兵財之多寡。士大夫人品之高下。史君無問不知。如響斯答。如養叔之射葉。矢必中的。庖丁之解牛。刀必中竅。偃僕丈夫之承蜩。桑丸愈多而愈不失其錙銖。聽之者心快神暢。可喜可敬。可憤可泣。始知東南科舉士。誤天下蒼生者百年。曾不如中原將家子。不習時文者。可與談天下事。今人以作邑爲勞。宜乎史君但見其逸也。余老且病矣。止欠一死。回思少年遇知己。如忠齋留公。敬齋謝公。梅石趙公。則堂家公。實堂吳公。泉石青陽公。皆待以國士。期以遂業。入仕二十一年。居官僅八月。宰相薦拔者十一人。皆議論不合。絕意浮世事。退而尙友。安期生。梅子真。遂爲穹壤。閒無用之物。余之負知己多矣。不知諸老生存者幾人。子游中原。過齊魯。燕趙。當歷歷爲余問之。朱希真云。早年京洛識前輩。晚景江湖無故人。難與兒童談舊事。夜攀庭樹數星辰。余每誦此詩。未始不臨風灑淚也。安得明敏卓犖之才如史君者。日警欬吾側哉。朋友謂余舊有能詩聲。當以詩爲贈。余方讀禮言且不成文。豈能寫衢童壤老之真情乎。有揚鱣者曰。不載酒崇肉。又不賦詩者罰。余乃自罰爲建陽士大夫餞令君史君詩序。

送方伯載歸三山序

景定二年。司歷者曰。星有天尾。旅於奎。填於辰。從月後會四星。不相能也。乃季春月朔同軌。其占爲文運不明。天下三十年無好文章。儒者望清臺而詬曰。何物瞽叟。爲此妖言。司歷者聞而笑曰。豈特無好文章。經存而道廢。儒存而道殘。科舉程文。將無用矣。皆疾其爲妖言也。後十六年而驗。滑稽之雄。以儒爲戲者。

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貴之者謂有益於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賤之者謂無益於國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今上哀憐之。令江南路縣每置教諭二人。又用輔臣議。諸道各置提舉儒學二人。提舉既曰。大有司。設首領官知事。令史尤繁。學帑有羨鈔。廩有羨粟。歲磨時勘。月稽日察。有欺弊毫髮。比去之十年。亦責償無赦。饑雀羸鼠。饑涎吐吞。不敢啄嚙。學官似尊貴。實卑賤。祿不足以救寒餓。甚者面削如咽。鍼如肌。骨柴如曹。類啁啾相呼。而謀曰。我國朝治賊吏法最嚴。管僧食僧。管醫食醫。管匠食匠。御史按察不敢問。豈不曰。時使之然。法使之然。教之必不改。比而誅之。則不忍也。吾徒管儒。不食儒。將坐而待斃乎。摧肌剝肉於儒戶。不足則括肉敲髓及鄉師。滑稽之雄。以儒爲戲者。又曰。管儒者益衆。食儒者益繁。豈古之所謂獸相食者歟。抑亦率獸而食人者歟。儒不勝其苦。逃而入僧。入道。入醫。入匠者。什九。建安科舉士餘二萬戶。儒者六百。儒貴歟。賤歟。榮歟。辱歟。可以發一慨也。九仙方伯載。三百年儒家一才子也。幼登陳忠肅公門。有遠志。強記而善問。落筆皆英氣。薄科舉。程文不爲。而喜爲詩。某每以科舉程文教子孫。見後進學文者。必勸之。閒語伯載曰。以子之才。屑爲程文。應儒選。孰不貴重子。伯載啖頤而笑。掉臂而去。曰。吾始以先生爲知我者也。今而後知先生非知我者也。馬之日千里者。豈銜勒轡策所能羈哉。吾人品豈在娼之下。丐之上者乎。吾豈不能爲場屋無用之文。所以膠口不肯道者。願爲大元一逸民。超然出乎十等人之外也。先生果知我者乎。請從此辭。某始而疑。中而怪。終而大敬之。攜其手坐之堂上。而告之。由辛酉至庚寅十三年。文運大明。今其時矣。天下豈終

無好文章乎。古之所謂經天緯地曰文者，必非場屋無用之文也。予既薄場屋之文而不爲文，而經天緯地，必有所傳矣。安得借一席之地相與講明之乎？予方挾龜策，坐卜肆，豈得已哉？是亦不願爲儒者，以予所不願而願子爲之，有愧於忠恕之道多矣。雖然，天地之大，無儒道亦不能自立，況國乎？秦之後爲漢，媿儒者莫如高帝，尊儒者亦莫如高帝。子能爲董公爲子房爲四皓，帝必不敢以儒之腐者豎者待子矣。安知以文章名天下者不在子乎？安知使儒道可尊可貴者不自子始乎？戊子四月甲子序。

送黃六有歸三山序

積雪融而登徂徠，可以觀松。烈火息而登崑岡，可以觀玉。道行乎貧賤患難夷狄而不失其所守者，可以言君子矣。窮而能固者，聖人所尙。老而能壯者，詩人所美。漢人合而言之曰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古之人有行之者，太公是也。仕而不選於侯國，夫而見棄於室人，傭而擯屠而市不利，以八十老翁而仰食於魚釣，不亦堅乎？非龜筮文王亦不知其賢，非出奇策脫其主於囚，人亦未敢以王佐許之。闕光采，韜鋒穎，退然若無能者，又幾年相三君，定天下，致太平，年已百有餘矣。辭三公而侯伯自暇自逸，誰敢議之？逆旅無嚴衛，途人警歎，亦可通夜闌聞有云，客寢甚安，非就國者不俟味爽攬衣宵行，何其壯也。秦漢而下，將相亦有斯人否乎？晚唐士大夫若能以憂道拯世之心，易其歎老嗟卑之心，則唐之天下何至於亂亡？羨光榮，求一飽，雖大賢亦不能免。歐陽子悲之，流弊數百年，其禍不至於中國皆被髮左衽不止也。嗟呼，彝而滅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有天地以來無此變也。同人者必辨其族類之可同，隨時者必隨其正則无咎。

時又俗士盛年豈肯爲匪人。氣以窮而喪。志以老而衰。顛迷沈冥。形生神死。惺惺然曰。我善同人。我善隨時。是不亦大可悲乎。漢人堅壯之言。有旨哉。三山黃六有坐太學。以文章爲諸公貴人重客。逢世大亂。貧不能自活。稍降心屈道爲路教。爲山長。爲訓導官。亦可自詭曰師儒。鬻鬻然不屑。攜二子行五百里。教學以代耕。暇則歷訪先賢講習之所。借書吟誦。著述不休。聞有好善而遺世者。雖窮途巔崖邃谷。必杖屨求見。遇某於途。立談如莫逆交。氣愈豪。志愈不屈。夜相與席地擁爐。談太公大節。六有拊髀雀躍。若有契於心。斯人也。馬文淵之徒歟。萬木凋殘。喬幹聳翠。砧鬼同鑪。虹氣燭天。拙工俗匠。睥睨於其旁。不以爲奇。亦當以爲怪。況天下後世豈無卞和公輸乎。余懼六有不畏窮而畏老也。敢以此說勉之。子歸子之鄉。見菊圃陳公。芳山陳公及諸老先生。與吾同志者。道吾言。豈不曰。斯人也。向來狂殺。今尙狂乎。丙戌建子月序。

交信錄序

天下有達道。不曰朋友。而曰朋友之交。交者精神有契。道德有同。非外相慕也。不交以朋友。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則疏矣。易大傳曰。定其交而後求。定者見其心之可交也。交亦豈易定哉。公卿求士。見其才。不見其心。能負人。吾視魏其侯。翟廷尉。悲之士。求公卿。見其勢。不見其心。能汗人。吾視揚雄。班固。蔡邕。笑之。契之教人曰。朋友有信。孔門合交與信並言。信而交。交而信。亦可以無悔矣。同富貴相忘。而有九官十臣。同貧賤相疏。而有仲尼弟子。同患難相怨。而有東漢黨。此謂交。此謂信。此朋友得以列於人倫也。今人錄求交曰。雲萍。雲萍皆無情之物。義已不信。交何能堅。請名之曰交信錄。交無上下。無貴賤。無死生。吾盡吾

信不敢求諸人百年之間萬世之後儻能無愧天地而謂之人始可見朋友之助始可言交信矣

重刊蘇文忠公詩序

世由道升降有道如蘇文忠公竟爲世所屈始熙寧訖靖康權鎗銷鑠勢浪摧壓身後難未歇也道無損世變何忍言淳熙天子尊先猷以勸臣節海內家有眉山書矣其文如靈鳳祥麟不必聖人然後識屢以詩得禍儒者疑焉同志以詩鳴於其言無不敬信獨不與其詩異哉溫涼寒暑有神氣而無形迹風人之詩也宇宙不多見獨不聞宣王幽厲之雅乎周人之免禍者幸公之得禍者不幸也詩固未易作識詩亦未易也帝張咸池於洞庭鳥高飛魚深潛渝歌郢曲童兒婦女拊掌雀躍矣光嶽全氣震爲大音洄古游今斯人幾見唐人誦杜子美詩必憐其忠公之詩獨不可憐乎公大節細行如秋月脫雲寒潭見底惜其道與程正公不同黨禍自此起賢者不相知果不可謂之命歟抑亦可謂之命歟爲川洛學者兩怒交毀自陷其師我思聖賢以作汝民極相勉一念偏黨人心無所歸會矣民極將誰望耶小人剝君子女真陷中原二公亦不虞禍至此極也已公之道豈易及也哉元豐甲子自黃移汝有詞別交游功名富貴之念澹然矣郡再火於秋季仲覽得其碧絹書者屢流落衢途皆儒家收之果有守護撝訶者耶過江興境上題名石壁麾筆墨淋漓竹上文不滅至今新篁葉上有墨點爪之如煙煤蕃衍五步內移根易地則不生邦人愛之號曰東坡墨竹後有八十年余謫居富川親見二事嗟乎公乃天地間不可無之人其文亦天地間不可無者詩豈衆人所能識哉書市扈於火藝文四庫百無一遺好善者先刻東坡詩王呂而下章

蔡而上。以國事與公爲仇者衆矣。生平亦能詩文。豈不工巧。今人不借之齒牙。公論果至是而定乎。此謂民彝。此謂天道。

贈地理楊南川序

楊君南川挾風水之術。游富貴家。老而不倦。誦楊救貧所著三龍經極熟。聽者欣然。想其術之精也。富貴家用其術。不能去其貧。楊公不色怨。衝炎風。濡梅雨。杖筇竹。行數百里。鳴於人曰。吾術能使貧者富。賤者貴。憂患者逸樂。及遇富貴人家。又不合而去。何也。合不合無益。損於楊君。心勤而身困。藝精而道窮。世變使之然耶。楊君之命固當然耶。嗟乎。古有負超世絕倫之才。懷回天入神之技。不爲當時所重。徒有來世之名者多矣。獨楊君乎哉。吾聞南唐范太史游浙東。三年不遇。露香請命於穹旻。願救貧民積善者十家。至今兩浙名公卿。數百年松楸鬱鬱。有佳氣者。皆范公所卜也。楊君亦能有范君之心乎。人不知之。天必知之。何憂乎不遇。

記

寧庵記

張仁叔葬本生母於邵武縣和平里之鶴巢原。墓去故廬百步。有田四十畝。歲收禾三百秭。有蔬圃竹林。悉施以養蓮社報德堂佛者。命周覺先主之。擇其徒三人守家。扁其廬曰寧庵。合考妣二親而祠。春秋薦蘋蘩。寒食灑麥飯。悉於田園收之。守冢人執祀事如法。請張氏子孫主祭。其爲寧親謀亦遠矣。仁叔垂涕。

洩而告某曰。子知寧庵之義乎。予幼失怙恃。本生母義父收張氏孤。教育之使成人。本生母義父捐世。予無以酬恩。此庵之所以志予無涯之戚也。予幼誦蓼莪詩。未知其情之真惻。今知之矣。予之生。親之所以劬瘁也。予爲赤子。飲乳於親之懷者三年。乳皆親之血也。乳之盈涸。由飲食之豐約。勞苦不可言。予爲孩提。親喜曰。吾有兒矣。拊之則察其肥瘠。而欣憂。畜之則候其飢飽。而飲食。予能行。可以免其提攜矣。長之則惟恐其氣體之不壯。育之則惟恐其德性之不敏。親行而予不隨。顧之如有遺。吾行而親不隨。復之如有失。其出也。腹我而語之曰。吾行矣。汝在家。毋登高而臨深也。其入也。腹我而語之曰。吾歸矣。汝在家。必無人念其飢飽寒燠也。予漸長。知學。親心可以少寬矣。憂其壯而未有室也。既有室。慮其子孫未能衆多也。詩以妻子好合。兄弟翕和。而後父母之心順。誠哉言乎。予爲貧衣食奔走。親忍留之膝下。離家則戒之謹慎。久客則願其速歸。夢想其勞逸。卜占其遠邇。倚門閭而望。聽烏鵲而喜。精神常役役。肝膽常縣縣也。自予有生以來。吾親之心。無一日得寧者。皆以予故。古之人以生爲勞。以老爲逸。以死爲息。吾親老而未嘗逸。今其息乎。其心亦可以少寧乎。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終吾生無以報吾親。言之則痛切。思之則悶絕。惟孝子仁人。知棺美而槨厚。土深而木密。人謂吾親可以妥靈幽局矣。予恐不足恃。所恃守冢有其人。守冢者不足恃。所恃蓮社佛者爲之主。蓮社佛者不足恃。所恃者有田園以養其生。田園不足恃。所恃造物有以鑒予之心。予之報親者誠有罪。予之思親者實可閔。昊天明明。豈不能使吾親魂魄少寧乎。子盍爲我記之。嗟乎。孝矣哉。仁叔思親之苦也。人與天相去至遠者形也。至近者心也。一念之善。人莫能知。

而天必知之。一事之善，人不能助，而天必助之。自今已往，甘露自當應其誠，迅雷何忍驚其魄，燕或有增，其土鹿不敢觸其松，虎狼亦能衛其墓。況於人乎？況於君家之子孫乎？親可寧，子之心亦可寧矣。楊坊千家市，習俗以市道相尚，以詩書名家者皆異邦人，擇鄉者不居，吾屢觀仁叔之家，晨昏一飯飲，一蔬果，未獻祖考，不敢嘗。田廬悉畀守冢者，居茅屋，聚數十學子，終日嘈嘈教句讀，疲神耗氣以養生事叔父母如事親，愛堂弟如愛子，吾知其爲孝弟忠信人也。問其師友，則績溪楊公、玉溪黎公，學問有根源，豈習俗所能移乎？寧親一念，天實臨之。某嘗執史筆，當大書其事，俾後來傳孝友者有證。天道有所託而明，民極有所寄而立，斯亦扶世傳道一助也。仁叔名子惠，家在蒼峯下，因以自號云。

東山書院記

元天子某年，鄱陽李榮庭讓書辭，託張國賢、趙汝翼來告謝枋，得曰：篤行先生趙公及其子忠定，從弟汝覲，有東山書院，雲風堂乃篤行、忠定兄弟教子孫之所，題則文公筆也。天下大亂，汝覲之後，寒饑濱於死，終不以非道去貧。書院遂爲北肯徒所有，榮庭不忍見鬻常座，倍價取之，不敢曰吾廬。設先聖燕居堂，師友講習，藏修各有所規矩，如國初四書院，肄業則明體適用，如湖學，願與天下英才共之。俾文公之道大明於斯世，篤行、忠定之家學，亦不絕矣。子以爲何如？枋得曰：大哉李君之志也！亦知學之有功於天地乎？古之大臣，能以道覺其君民者，自伊尹始，能以學勉其君民者，自傅說始。於國家若無所輕重也。君不幸而有受之暴臣，不幸而有文王之聖，流風遺俗，猶繫天人心者百餘年，八百國之精兵，不能敵二子之

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殷遺不叛。則武庚必不死。殷之命必不黜。殷之位號必不奪。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爲上公也。殷亡矣。多士多方不服者三十年。成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氣。曰商王士曰有殷多士曰殷逋播臣。未敢以我周臣民例而觀之。矧敢視之如寇讎乎。殷人何以得此於聖賢哉。人紀不絕。天地賴焉。伊尹、傅說之教。隱然在人心者未泯也。江沱、漢廣之民。一變爲鳩舌。文王、召公之道化何在。後九百年。一夫忠懷潔操。以楚人之聲音。而不失風雅之情性。指天爲正。有殞無他。楚亡矣。義陵一邑。思楚逃秦。隱居桃源者六百年。子孫猶不與世接。召南之教。離騷之義。吾於此見之。我孔、孟立教齊魯時。曰吾將以扶持三極。國人未必盡信也。合天下精兵。而不敢加一城之絃歌。懸高爵重祿。而不能奪五百士之死義。漢高帝雄心霸氣。謂一世無人。聞此二事。爲之駭愕。爲之涕泗。孔、孟之教。與天地爲無窮者。固不止此。此亦可以見其小驗矣。自有天地以來。儒道之不立。至今日極矣。李君方將求師講道。爲江左諸儒倡。孰不迂之。然而宇宙間無此迂士。天地且不立。況人乎。由伊、傅至孔、孟。窮達雖不同。其道皆有功於天地。子知之矣。枋得竊有請焉。今日師文公學孔、孟者。必自讀四書始。意之誠。家國天下與吾心爲一。誠之至。天地人物與吾性爲一。夫人能言之。手指目視。常在於人所不見。戒謹恐懼。常在於己所獨知。天下能幾人哉。不心曠神怡於人所不堪之憂。不去欲存理於視聽言動之隱。語人曰。舜之事。吾可以有爲。四代禮樂。吾可以自信。舜與蹠不分於雞鳴之善。利人與禽獸不分於晝夜之存亡。語人曰。吾正人心。即可承周。孔、吾知性善。即可爲堯。舜、孔、孟六經之教。

萬世文公四書之助孔孟所望於天下英才者果如是乎嗟乎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竟滅於諸儒道學大明之時此宇宙間大變也讀四書者有愧矣雖然達而行道者有負於孔孟學者所當戒也窮而明道者終無負於孔孟學者所當勉也榮庭祖仰高國賢祖介持皆以有道祠於學汝翼則篤行四世孫觀其志當立於天下所學必進而未止也

圓峯道院祠堂記

非其鬼而祭聖人不許祀非族歆非類神與民同歸一愚上無祭法下無祭義難與衆人言矣許真君立功江湖建邵境上民營道院於圓峯山祠祭勤而誠吾不知其故隱君魏公剏祠堂一區自有道院大家小民相祠基施財產竹木瓦石黃冠經始守靈瑣先後施捨有毫髮勤勞於斯者必祭朔望有齋饌晨夕有香燈如士大夫之奉家廟魏公屬余記其事客或譏之曰閩人祀許真君非古也以其驅龍蛇逐厲鬼有大造於民精神在天變化不可測時雨暘救水旱民祈祥遠疾者應如響祀之可矣此祠無乃諂歟余曰不然而獨不聞盤庚之書乎曰肯及逸勤爾祖其從與享之爲人臣而勤於王家先王必念之不忘天子有大享必使之與享也曰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繼之曰我先后綏乃祖乃父爲人臣而勞於王事先王亦念之不忘在天之靈亦不忍相舍也人有勤勞於神之宮室者神其忘諸乎祭無大小咸日報本貓有功禾稼則迎虎有功禾稼則迎此人情忠厚之至祭有法有義法否而義可三代聖人不能禁之矣神有功於民則祀民勤勞於神亦祀祠堂季世之古道也豈可以諂疑之哉吾因是重有感焉六蓼失國

國人不自哀而臧文仲哀之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吾考其時。皋陶子伯益。有其後。嬴爲強。諸侯。趙爲晉。世卿。終亦有國矣。蓼雖滅。皋陶祀未殄也。臧文仲悲傷憐惻。如疾痛之切體膚。使其見秦滅趙。楚滅嬴。其爲皋陶哀。當何如也。文武成康之宗廟。而盡爲禾黍。東遷君相。曾不動念。心搖搖而不忍去。天悠悠而不我知。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矣。春秋臣子。寧無豺獮之心乎。以老子之學。尊其師。崇其教。能壯其宮室。又不忘先後勤勞之人。爲人臣而念君父。能以魏公之心爲心。臧孫可無哀。黍離可不作。天下事何至如今日乎。祠堂歲月。皆不書。書其作事有古道。俾忠臣孝子聞之。縱無忿心。亦有愧色。

宋辛稼軒先生墓記

稼軒字幼安。名棄疾。列侍清班。久歷中外。五十年間。身事四朝。僅得老從官號名。稼軒垂歿。乃謂樞府曰。侂冑豈能用稼軒以立功名者乎。稼軒豈肯依侂冑以求富貴者乎。自甲子至丁卯而立朝。署四年。官不爲邊閫。手不掌兵權。耳不聞邊議。後之誣公以片言隻字而文致其罪。孰非天乎。嘉定名臣無一人。議公者非腐儒則詞臣也。公論不明。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天地之心無所寄。世道如之何。枋得先伯父嘗登公之門。生五歲。聞公之遺風盛烈而嘉焉。年十六歲。先人以稼軒奏請教之。曰。乃西漢人物也。讀其書。知其人。欣然有執節之想。乃今始與同志升公之堂。瞻公之像。見公之曾孫多英傑不凡。固知天與忠義有報矣。爲信陵置守冢者。慕其能共人也。祭田橫墓而歎者。感其義高能得士也。謁武侯祠至不可忘。思其有志定中原而願不遂也。有疾聲大呼於祠堂者。如人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更不絕。聲近吾寢室。愈

悲一寺數十人驚以爲神。公有英雄之才，忠義之心，剛大之氣，所學皆聖賢之事。朱文公所敬愛，每以股肱王室，經綸天下，奇之。自負欲作何如人。昔公遇仙，以公真相，乃青兕也。公以詞名天下，公初卜得離卦，乃南方丙丁火以鎮南也。後之誣公者，欺天亦甚哉。二聖不歸，八陵不祀，中原子民不行王化，大讎不復，大恥不雪，平生志願，百無一酬。公有鬼神，豈能無抑鬱哉。六十年呼於祠堂者，其意有所託乎。枋得儻見君父，當披肝瀝膽，以雪公之冤，復官還職，卹典易名，錄後改正文傳，立墓道碑，皆仁厚之朝所易行者。然後錄公言行於書史，昭明萬世，以爲忠臣義士有大節者之勸。此枋得敬公本心親國之事，亦所以爲天下明公論扶人極也。言至此，門外聲寂然。枋得之心，必有契於公之心也。以隻雞斗酒酬於祠下，文曰：嗚呼！天地間不可一日無公論，公論不明，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天地之心無所寄。本朝以仁爲國，以義待士夫，南渡後，宰相無奇才遠略，以苟且心術，用架漏規模，紀綱法度，治兵理財，無可恃。所恃扶持社稷者，惟士大夫一念之忠義耳。以此比來忠義第一人，生不得行其志，沒無一人明其心，全軀保妻子之臣，乘時抵瞞之輩，乃苟富貴者，資天下之疑。此朝廷一大過，天地間一大冤，志士仁人所深悲至痛也。公精忠大義，不在張忠獻、岳武穆下，一少年書生，不忘本朝，痛二聖之不歸，閱八陵之不祀，哀中原子民之不行王化，結豪傑，志斬虜酋，挈中原還君父，公之志亦大矣。耿京、孔公家比者無位，尤能擒張安國歸之京師。有人心天理者，聞此事莫不流涕。使公生於藝祖，太宗時必旬日取宰相，入仕五十年，在朝不過老從官，在外不過江南，一連帥，公沒，西北忠義始絕望，大讎必不復，大恥必不雪，國勢遠在東晉下，五十年爲宰

相者。皆不明君臣之大義。無實焉耳。

墓銘

平山先生母制機墓銘

人與天地並立爲三才。形氣有大小。人豈小於天地哉。衆人與聖人。皆可爲堯舜。知覺有先後。衆人豈後於聖人哉。古之君子。學足以見天地聖人之大全。意一誠。天下國家與吾身爲一。誠一至。天地人物與吾性爲一。可言而不可行。爲其事而無其功。非儒道也。宋朝喜用儒。能談性理書者。取穹官如執左券。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乃滅於儒術盛行之時。豈不大可哀乎。吾讀平山先生母公行實。未嘗不流涕太息。安得斯人與之論儒道哉。公仁人也。少年見蜀人死於亂離。如痛入肌髓。收遺骸露骼。藏之叢冢者以萬計。流亡苦寒饑。賴衣食以更生者。又幾萬人。帑不留錢。廩不留粟。悉傾倒施捨。以活民命。家以此屢空。嗟乎。一少年書生。惻隱滿膂懷。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豈非英雄人哉。其尉安化也。峒氓作亂。單車半夜入。鼙鼙篁竹間。推赤心曉以禍福。開其生路。凶渠感恩羅拜。至泣下。民社以寧。糴穀萬餘石爲社倉。有凶歲。四境無餓民。邑庠不養士。始闢齋舍。豐廩庖。日以六籍四書講明。士皆篤文行。令有當爲之事而不爲者。公皆爲之。士民愛戴如父母。其攝令衡陽也。善政與善教並行。百姓得懽心而歌舞之。無以異於安化也。部使者交薦。當除南康令。公辭曰。世與道交相喪久矣。人物大凋零。願作一冷官。爲國家育英才可乎。分教黃州。兼領雪堂。河南兩書院事。程蘇二先生道不同。而其趨一。公爲諸生明辨。既知其所以異。又知其

所以同。教人必明體適用。文武無不能。精麤皆可爲。湖學再行於斯世。功臣貴將子孫。皆願立講下。江淮、湖右後進生。經公講畫。有文名者尤多。沿江兩帥。借隆望以精神一闡。衛靈公豈能知仲尼哉。際可耳。公養耳。後帥辟爲幹辦公事。又辟主管機宜文字。雖不能委心受教。公竭智殫慮。葺罅漏。猶能護一面風寒。叛膽敵心有所憚。不犯副閫界。時宰頗知公。除禮部架閣。仍贊軍機任。改秩襄園急。將相皆天奪其鑿。陽援而陰棄。公有策可以解圍。可以弭兵。可以使南北百萬億蒼生全性命。知時宰必不用。襄必陷。國必亡。天下必大亂。憂憤成疾。竟以庚午閏十月十三日終於黃州官舍。家無餘財。厥子無以終大事。軍民悲憐。殮殯葬祭諸費。皆閫帥給之。公諱廷瑞。字仁叔。家世河中之龍門。後唐同光丙戌。高祖平章母公昭裔從孟知祥入蜀。遂家焉。公生於成都。中進士第。興元府推官諱巖老者其曾祖。登科宰南溪。諱諫者其祖。太學上舍生。諱自誠者其父。生於己卯。享年五十二。娶劉氏。生三男。遇辰、逢辰、應辰。皆以奇才實學爲達官當方面者所知。繇進士選舉入仕。或辭祿廬墓。或貳郡。或丞邑。止者得伯夷。柳下惠之仁。仕者合伊摯、呂牙之道。皆豪傑士也。逢辰仕建安。條上四十事說達官。爲生靈留一髮生意。人望翕然。辛未正月十一日。子孫奉公柩葬於興國軍大冶縣。鄉曰永豐。里曰白雉。原曰黃龍山。嗚呼。公生而英偉。年十二記六經。已能通大義。作賦早有聲。春秋程文冠一郡。恢廓有大志。惠義而力仁。爲布衣。已能哀憐鋒鏑遺黎。葬死者活生者。皆以萬計。吾所謂古之君子。學足以見天地聖人之大全。意一誠而天下國家與吾心爲一。誠一至而天地萬物與吾性爲一。此之謂儒道。公其庶幾乎。鄉三貢始登己未進士第。仕止一掌故佐邊闕。

其沒也。年方五十二。諸公貴人。苟能用其材。行其道。豈不能轉亡爲存。易亂爲治。天與人不合。世與道相違。惜哉。吾歷覽前史。渡江後賢相。如張公德遠。虞公仲言。趙公景溫。游公景仁。謝公德芳。皆蜀人也。雖不能用。太平如慶歷。元祐時。其心真足以合天。其德真足以服人。亦可以爲大臣矣。使公不死。其材必大用。用則必無愧於五君子。一賢之壽夭。吾道之行廢。與國脈世運相關。豈特其一身之不遇爲可恨哉。王晉公。范文正。平生喜種陰德。子孫食其報。人以其爲天道可必。母氏之後。其大乎。枋得與公仲子相識。晚而相知深。請予銘公墓。乃銘曰。

才可以扶國之亡而爲興。道可以挽世之降而爲升。天不假孔明。公瑾以年。人已知漢業之必傾。計公平生之陰德。非古之大丈夫則不能。黃河之源不可窮。則奔流萬里而入海。松根之茯苓不可劓。則柯葉千歲而長青。匪春種而秋穫。信雲族而雨盈。志有續而道有傳。必長拔巔崖。辛苦之蒼生而見其清平。

說

秋旦說

元祐黨人之子孫。能不忘其祖。抗志勵行。俾人知樵陽上官氏有後如君者。亦罕矣。君以秋旦自號。此意豈易與今人言哉。天地閒一年之氣。莫清於秋。一日之氣。莫清於旦。人與天地相似者。血氣也。有能反觀吾所性所樂於此時者。幸以藐然之軀。與天地並立爲三極。可無愧矣。冬之閉者。春之發。晦之息者。明之見。學之誠者。動之神。聖人合夜氣。旦氣以啓我者。昭昭。君固不必問。予亦不必辯。吾聞道家書有云。太微

清都不晝不夜。其氣常如六月之清旦。是不是。然不然。吾不敢臆決也。姑以理測之。氣之輕清者。浮而爲天。必有真宰主乎其中。日月運轉乎其下。光芒輝彩。豈不呈露乎其上。彼且不知雷電風雲霧雨霜雹爲何物。俯而視之。九萬里下。浮埃之濛濛。游氣之冥冥。俗物之茫茫。人心之膠膠。曾不足獻吾一笑。斯人也。斯志也。不快不慕。豈尙秋旦而已哉。嗟乎。木蘭不常有。見其墜露則飲之。秋菊不常有。見其落榮則殮之。賢者不得見。而見其象古之人。不得見。而見其似。寧能無虛空楚然之聲乎。元祐黨人之子孫。有文學有才智。有行義如君者。豈易得哉。惜乎。吾道久與世人相違。吾言不足爲子贈也。人間之氣。莫清於秋旦。儒家所能言。君之所已知也。天上之氣。常如六月之清旦。儒家所不言。君亦未可忽也。

江仲龍字說

陶靖節心與天一。神游天外。俯視六合。何物茫茫。始淵明而終元亮。君子憐之。菊豈願爲隱逸哉。以靖節而隱顯之者。亦靖節也。建安江君自名應隆。自號曰菊隱。求字於予。孔明長嘯隆中。時人皆以伏龍待之。宜以仲龍字。大丈夫生於亂世。消息盈虧。惟天所命。窮則晉處士。達到漢丞相。吾俯仰無愧怍矣。孟子曰。易地則皆然。顏子曰。有爲者亦若是。或曰。子言善矣。彼豈有此志乎。噫。無志者不志之。必有志者志之矣。

跋

鷺州書院跋

廬陵郡屬邑泰和。有龍洲。前邑宰愛其勝。壘石爲基。剏爲書院。大丞相文忠周公記之。或謂文忠公曰。邑

有學矣。非贅乎。文忠曰。三代盛時。自王畿逮於六鄉六遂。爲學者二。爲庠者十二。爲序者三百。諸侯三鄉三遂。庠序常半之。家塾猶未論。秦和子男邦也。略考圖籍。浮圖之居百區。老子之宮亦十五區。而額存屋廢者不與焉。歐陽公著本論。謂三代之民。不從事田畝。則從事禮樂。不在其家。則在庠序。是以王者之政。明聖人之教行。雖有佛老。無自而入。今也。昔之庠序。皆轉而爲寺觀。何不疑於彼。而疑於此也。是邦先賢。所以主張學校如此。白鷺之於龍洲。同一章貢水也。周文忠公卽世四十有八年。而有書院於此。書院之與郡庠相望一水。設謂教化有不切。能不以贅待之。雖然。由文忠之說。則吾邦雖復數書院。猶以爲不足也。

大學解義跋

大學解義一篇。臨川老儒徐公著述也。朱文公平生精神志願。悉在四書。後進剽竊緒餘。高可以取卿相。下亦投合有司。而掇巍科。天下家藏其書。人遵其道。與六經、論語、孝經、孟子並行。惜乎知之者尙未致。行之者尙未力。四書何負人。人負四書亦多矣。是編初意。豈欲發朱文公言意所未盡者耶。抑尊信文公之學。誠求實踐。自不能已於言者耶。厥子以示某某覽盡卷。不能贊一辭。所望於徐公之子者。惟於力行二字加意焉。俾人知朱文公之學。不徒議論。要見樸實。則此編亦必爲世所尙矣。

蕭冰崖詩卷跋

詩有江西派。而文清倡之。傳至章泉。澗泉二先生。詩與道俱隆。自二先生沒。中原文獻無足證江西氣脈。

將間斷矣。幸而二先生所敬者，有澗谷羅公在。巍巍然穹壤間之魯靈光也。冰崖乃澗谷所知詩家，因取其詩二十六卷刊以示余。逃虛空而聞跫音，觀其詩可以知其人。歲在癸未清明日，龍虎山敬題卷後。

梅野起居啓

世無子產，孰頒焚室之材。里有少陵，宜助草堂之費。錢財易得，道義難窮。梅野先生詩書已廢於秦灰，棟宇何堪於鄭火。參元已爲貧士，忍聞稱賀之言。池魚本是善人，孰動救災之念。今見眼前之突兀，願灰身外之崢嶸。若不寄貲，豈敢噴於錄事。儻能買宅，是亦遇於韓公。見義必爲，當仁不讓。千萬間大庇寒士，須還天下英雄。三十載好檢殘編，莫作詩人笑話。



中華民國陸拾柒年 伍月拾捌日 贈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初版

張

• 1306

☆ 本國學基謝疊山集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80822)

撰 者 謝 枋 得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各 埠 商 務 印 書 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0472831

45.26

265

籍

